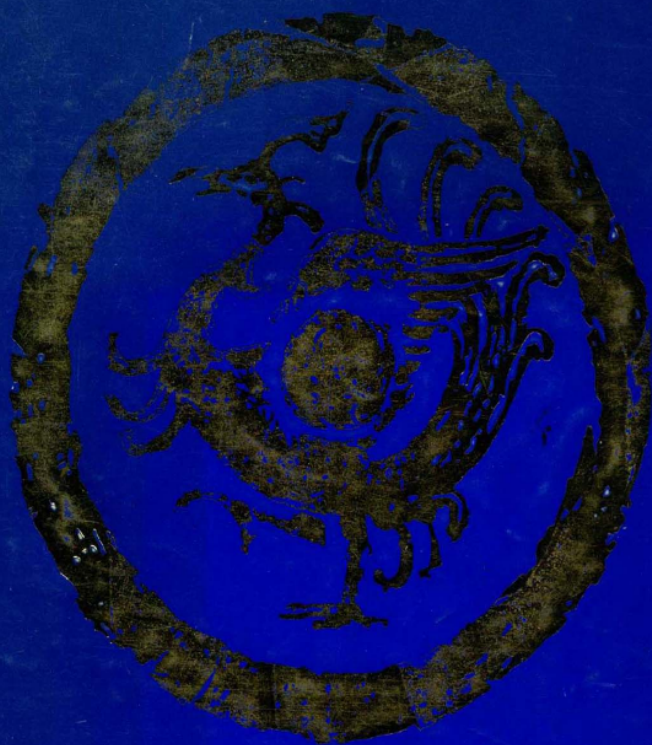




鳳凰涅槃頌

谷 昆

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珍藏本

献给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六十周年

纪 念

献 给

王雨山 王宗一 刘汉杰

陈 辛 潘 光 谷 哲

你们虽死犹生

郭沫若(女神)

1921.5.3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郭沫若《女神》

1921.5.8

第一集

时间：一九三五年

北平正南，永定河畔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所简易师范，一共五十三名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的乡村小学教师。这个师范座落在改建后的大庙里，这座古庙前后两套小院，正门的两侧是门房和活动室，院内正面是教室。两侧是教师办公室和图书室后院居正是一个佛堂，现在只剩下一位佛爷，由于有薰黑的幔帐看不到它的真面目。西面是学生宿舍；东面是教师宿舍和食堂厨房。学生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这个古庙的圈圈里。

今天是星期日，没有回家的同学们都在教室里，他们围着校长王雨山唱歌和奏乐。悠扬悦耳的歌声琴声飘向院中飘到墙外。

“凤凰涅槃”四个粉笔字仍留在黑板上没有擦去。

小乐队只有笛、箫、二胡、月琴几件小乐器。正在演奏一曲《阳关三叠》，校长王雨山静静地听着。

王雨山家住城南农村，原在保定一个中学任教。因白色恐怖转移到永固县简师当了校长。他三十多岁，大个，精明干练，豪爽不时露出燕赵人持有的英姿侠骨。他说话了：“我们唱个歌，好不好。”

同学们：“同意，请沁华同学唱《渔光曲》。”

李沁华十七岁的女学生，短发，圆型脸、白中透红、大眼睛、端庄大方，有一股诱人的秀气。因此，同学们常常偷偷地看她。她不好意思地：“我吹箫吧！”

同学们：“快唱吧。”

李沁华从容地站起来理理上衣：“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

王雨山轻轻地拍着手欣赏着。

同学们笑迷迷地看着她微红的面颊。

一个同学跑进了学校听到歌声放慢了脚步，轻轻地推开门在一个空位上坐下来。

王宗一二十多岁的大同学，班长。他小声地：“胤华，你怎么才来。”

李胤华十六岁，沁华的弟弟。小声地说：“我爹叫我找姐姐快回家去。”

歌声停了。

沁华走过来：“有事呀。”

胤华：“咱家来了一个客(且)爸叫你回家应酬应酬。”

沁华：“今天是星期日，我们练歌呢，不回去。”

胤华：“爸说，一定叫你回去的。”

沁华：“不是我的客人用不着我去应酬。”

校长和同学们都愣在那里。

胤华：“不回去，咱们玩。”他转身坐在一个叫燕云的同学身边，小声地说着什么，燕云的脸涨红了。

燕云十七岁。家住城南农村，看去是个青年庄稼人的样子。有点事先脸红。但他倔犟、坦率的气质很逗人喜欢。他也小声地和胤华说道：“不管他，一会咱到集上去叫他们找不到……”

王富二十多岁，带有流氓气，好吹。长着一双小眼睛，经常外宿、旷课，不管大小考的名次都是最后面一个。他跑进了教室：“走，看出大差去，今天俩，都是二十来岁，愣着干么，

快走吧！有一个小和尚！”

王宗一：“杀和尚。”

胤华：“听我二叔说今天大集，杀俩。”

刘汉杰城南大韩村人，是学校的尖子，每次考试都是第一，还练成了一手好字，是个较成熟的大同学，他走到胤华对面：“小和尚犯的什么罪？”

张士英也是一个大同学，戴一副近视眼镜，秀才气质，自学能力强，稳重善解人意，和谁都能相处。家住城南农村，家境很好。

张士英：“胤华，你知道就说说吧。”

胤华：“说这个小和尚和一个寡妇通奸，其实不是那回事，这两个青年从小定亲，青梅竹马，俩人好的像一个人。可是叫当村的财主家看上了，女的被逼无耐叫财主家娶了去，青年一气之下当了和尚。过门不几天男人痨病死了，她大伯子看上了兄弟媳妇要霸占。两个人一商量就出走了，抓回来小和尚屈打成招就判了个死刑。”

张士英：“小和尚这条命是叫人家买了去的！”

王宗一：“校长，我们想到街上去看看去！”

王雨山：“可以，你们看看杀的都是些什么人，坏人，还是好人。回来写篇作文。”

县城内三天一小集十天一大集。今天是大集，赶集的人特别多，狭窄的街道两旁摆满了摊床，人流挤在中间熙熙攘攘。

王富从北面挤过来招着手：“挤什么，我鞋掉了，等等。”他满头大汗，找到鞋穿上，挤过来喘着粗气：“出县衙门了，快跟我走。”

同学们跟在王富身后在人群中挤着。

沁华拉了一下燕云，红着脸：“我不去了。”

燕云：“挤了进来和挤出去都一样，咱找个好地方看就不拥挤了。”

王富挤到一个墙角处喊叫：“来了！”

远处走近一队警察押着两个插招的“人犯”走来。

王富：“前边那个就是小和尚。”

小和尚走的很费力。

胤华：“小和尚害怕了吗？”

张士英：“是受了大刑。”

刘汉杰：“是！”

话音刚落，突然一个披头散发的青年女人推开人群疯了似的扑向小和尚，抱着小和尚的腿，扬着满是伤痕的脸。

青年女人：“二哥，我来了，你快看看青妹！”

小和尚低下头喊一声：“你快走，远走高飞。”

青年女人：“我是来给你送行的！”她举起两个馒头：“带上它路上吃吧！”

警察走过来踢了青年女人一脚：“走开！你也想吃枪子儿！”

馒头被打落在地。

青年女人嘶哑地喊道：“二哥！你等等我，我跟你一块走！”

一声声凄厉的喊声振荡在人群上空，良久。

后面第二个插招的走过来了，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庄稼汉子，身体粗壮有力，腰板直挺，扬着头直视前方，嘴角有一丝微笑，好象渺视这罪恶的人生，突然他愤怒地挣开一双仇恨的眼睛吐了一

口。招上写着“放火抢劫犯、黄根生”。

燕云看在眼里惊呆了。

燕云突然喊出：“根生哥！”

他发狂似地推开沁华和胤华，跳到街中央奔向黄根生：“根生哥，你这是怎么啦！”用力地抱住根生：“我是燕云，花了钱求了那个杨律师，他说再过几天就放了你，怎么回事呀！怎么判了死刑啊！根生哥！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根生：“燕云表弟，我真高兴，没想到临走前还能看你一眼，别哭，好好念书。”

燕云：“不！你冤，你不该死！你是好人！”

根生：“你哪里知道这个世道没有穷人的活路啊！表弟下世再见了。”

围观的人群都惊呆了，警察也不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后面一个警官大喊：“给我把这个小子抓起来！快抓起来！”

警察跑上前抓住燕云：“你吃了豹子胆了，敢闹法场。走，到局子里去。”

燕云挣扎着大喊：“你们为什么抓我，人都要死了还不许说两句话。”

刘汉杰、张士英跑过来护住燕云。

胤华跑到警察面前：“请等一下，先别抓，我们跑不了，他是我的同学有事你们到学校里办吧。”

刘汉杰、张士英顺势架上燕云挤出了围观的人群。离开了拥挤的大街。

沁华、胤华也从后面追了过来。

燕云还在挣扎着：“我要再看一眼根生哥！”

张士英：“冷静、冷静。”

燕云：“我要到杀人场去！”

刘汉杰：“警察再来，就不好办了！”

胤华：“不怕，走！咱们一块去，看他们能怎么样！”

胤华走在前面，刚挤出西门，枪声响了。

燕云听到枪声似从空中跌下扑的一声跌倒在地，两手捂住脸无力地抖动着双肩叫着：“根生哥！根生哥……”

王宗一和同学们观察着发生的一切。此时大哥哥似地慢慢扶起燕云，挽住他的手臂：“回校吧，王校长该不放心咱们了。”

沁华：“刑场上人山人海，挤不进去。”她拉一下燕云的衣服：“还是回去吧！”

张士英：“走吧，这里人来人往……走吧。”

他们拉着燕云的手一同回校。

王雨山在院中低着头踱步。看到王宗一他们都回来了忙问：“王宗一，燕云这是怎么啦？”

王宗一刚要回答校长的话，后面跟进院里六、七个青年农民，打头的叫黄满生。他走到王校长跟前：“我是黄庄村的，根生是我哥，叫我说说吧。”

燕云听到满生两个字，他抬起头扑到满生怀里，抱住他：“满生哥，你看到根生哥了吗？”又抽泣起来。

王宗一凑到王雨山耳边小声说：“今个被杀的一个青年是燕云的表兄。”

王雨山严肃地看了一眼燕云：“真的！”又对满生：“你说说吧！”

满生：“燕云，是我们村的外甥，从小就和根生一块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上树掏雀窝，下水抓小鱼，反正吧，燕云要什么他都想办法叫表弟高兴。你看我说到哪去了。”

王雨山：“随便，怎么说都行。”

满生：(画外音)：“根生打小就是好孩子，老实厚道，脾气是暴点，可从不打架欺侮人。根生他爹是我三叔，扛活累病了，没钱治死的早，三婶子带着根生和福生哥俩日子不好过。我三弟福生才十二就给郭警长家扛小活去了。郭警长外号叫黑郭，心狠手黑。福生常挨他的打。三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话也不敢说。那天福生没看好他家的小骡子踩了几棵苗，黑郭不问青红皂白拿起鞭子就抽，打的福生满地滚。这还不算，还叫长工把三婶家的庄稼给平了。唉，大棒子都长的一尺多长，眼看到嘴的粮食，一下子毁了，那是一年三口人的吃食啊！三婶她到地里一看就晕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她丢下两个孩子走了。”他边说边擦眼泪：“等把三婶发丧了，根生才知道信儿，辞活赶回来娘已入土。他咽不下这口气，拿上铡刀到黑郭家门口叫阵。墙高院深大门关着进不去根生就用铡刀劈他家的大门。黑郭放出了一条大狗，一怒之下根生哥就把狗杀死了，在大门上用狗血写上四个大字“我要报仇”夜里黑郭家的麦秸垛着了火(画外音完)王校长，根生哥就为了这个，他才二十五岁呀！”

满生抱住燕云痛哭起来。

农民甲：“我们是来给根生哥收尸的！”

满生：“刚才你们在街上的事我们都看到了，也想和根生哥说两句话，看到警察那个凶劲我们没敢上前儿。我来看看燕云表弟，别太难受！”

王雨山听了满生的哭诉走到满生面前：“根生是条汉子，他没有罪也不该这么死，太可惜了！”

满生擦干了眼泪：“先生，我们还要到集上买领席给根生哥用，再买些药回去给福生治伤。”他向王雨山鞠了一躬：“我们走了。”

王雨山急忙拉住满生：“你等等”。他走进办公室拿出来一个小包打开它：“这是我这个月的薪水，三十元钱。”递到满生手里：“拿它给根生买口棺材吧！”

同学们感动了，都往自己的兜里掏钱，争着往满生的手里塞。

胤华掏了半天一文没有：“你等等大哥！”他飞快地跑出了校门到对面的小医院里找到一位穿白大衣的“表叔”，他比画着说：“借给我十块钱。”又飞快跑回了学校：“这是十块钱，拿上给福生治伤吧！”

沁华不好意思把小手指上的一个银戒指退下来，红着脸说：“把这个也拿上。”

满生扑通双腿跪倒在地扣了三个响头：“我给先生磕头了！”

王雨山急忙把他拉起来：“别这样。”

满生站起身又向众人鞠了一躬：“先生们的文义、恩情、我们庄稼人永世不忘。”转身出了大院。

王雨山和同学们长时间站在门前张望。

王雨山：“有多少英雄汉子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

王宗一、刘汉杰、张士英、沁华、胤华扶着燕云进了后院的学生宿舍。

宿舍内

宿舍内铺着木板长条大炕，学生们的被褥整齐地排成一行。炕的对面放着小桌。

燕云进了屋一头倒在自己的床位上。胤华拿出手帕给燕云擦眼睛。

刘汉杰、张士英坐在另一头，低着头。沁华坐在窗前的小木凳上，下意识的摆弄着手里的一块带花边的小手帕。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王宗一：“都洗把脸就要开饭了。”

天渐渐黑了。

校长已经来过

王雨山又到屋里：“你们午饭没吃，该吃晚饭了吧。”

刘汉杰忙站起身：“校长我们不想吃。”

王雨山：“人是铁饭是钢，不想吃也要吃！快去！”

张士英：“我们这就去。”他拉把刘汉杰：“我俩到食堂吃，你们的，打回来。”

胤华：“打一个人的，我跟姐姐回家吃。”

他看看手里的手帕湿透了。

沁华把自己手里的手帕递给胤华，示意：“用这个吧！”

胤华接过来推一把燕云。

胤华：“起来坐一会。”把燕云从铺上拉起来，把小手帕塞到燕云手里，小声道：“这是我姐的快擦擦眼睛，都肿的像桃了。”

沁华抬起头看到燕云用自己的手帕，她又不好意思起来，忙低下头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天黑了。

王宗一、刘汉杰、张士英吃完饭端回来两个窝头 and 一小碟咸菜，一碗小米稀饭放到小桌上。

王宗一：“燕云，过来，吃饭吧。”

燕云：“不想吃。”

张士英：“还热着呢！”

刘汉杰：“我们都吃了，你也乘热少吃点。”

燕云坐着不动。

胤华：“不吃就不吃吧，强吃存在胃里得病。”

王雨山进屋：“点上灯吧。”

张士英站起来点上灯：“校长吃好啦。”

王雨山：“我也不大想吃，喝了一碗稀饭。”他看到小桌上的饭：“燕云，又一点也没吃呀？”

胤华：“明天我早点来买点。”

王雨山看看表：“这都什么时候了，胤华和你姐快回家吧。”转身对刘汉杰、张士英：“你们送送他们。”

沁华：“不用，你们陪燕云吧。”

沁华站起身和胤华走了。

燕云：“你们小心点。”

胤华姐弟俩走到街上，看到西边的一个小胡同里有火光，烟雾。

胤华：“姐，你看谁家着火了，我去看看。”

话音刚落，听到喊声：“救命啊！我家着火啦！帮帮啊！”

只见一个人捂着脸跌跌撞撞地跑出来。

胤华在火光中看清是杨刀笔：“杨刀笔”

杨刀笔是恶势力的一条狗，黑郭的帮凶。

杨师爷：“你是谁呀？救救我吧。”他爬到胤华姐弟俩脚下抬起头：“是你们啊！哎呀！大侄子快帮帮我！”

胤华忍耐着：“怎么啦，大师爷。”

杨师爷：“别提啦，我刚到家一进门，屋里藏着两个人向我扑来，刚闪开，一块砖头正打在我的眼上，等我醒过来，玻璃都碎了，也着火了，快，好大侄子帮帮我吧？”

胤华：“你快回去，我给你喊人去。”

沁华拉他一下。

沁华小声地：“快喊救火。”

胤华：“快救火呀，杨刀笔家着火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对杨刀笔：“我给你找人去，等着吧！”又喊起来：“救火呀，杨律师家着火了。”

沁华、胤华边喊边走了，回头看看没有一个人去救火。

沁华：“都恨死他了，还帮他救火。”

胤华：“怎么没烧死他呢！”

沁华：“前面有人。”

姐弟俩人走近一看是满生几个人抬着一口白色棺材血迹斑斑。

沁华：“满生哥，是你们。”

满生看清胤华后才答腔：“是我们。”

胤华：“怎么才出城？”

满生：“警察要收尸钱，就耽误了。”

胤华回头看看火光：“是你们……。”

满生会意地点点头：“嗯。”

胤华：“快走吧！”

沁华：“多保重。”

满生动情地：“乡下人嘴笨，不会说什么，你姐俩是好人。根生哥地下有知也能闭眼了。”

满生又要鞠躬。

胤华拉住他。

满生：“你们有空到我们村里来吧，庄稼人心眼实，我们等着你们。”

胤华：“我们一定去。”

第二天清晨。

胤华，沁华背着鼓鼓的书包向学校跑去。进了大院后不见人影，又跑向宿舍轻轻地推开门。

燕云正伏在桌上看着沁华的那块小手帕。

胤华稍稍地走到燕云身后看到手帕上写了几行字，细看是：“谁能让我这块云。变成急风暴雨，奔驰在家乡的上空，冲向冷酷、黑暗、腥秽，把大地洗净。”

沁华欣赏着轻轻的出了一口气。

燕云抬起头。

燕云：“胤华，你们来这么早。”

胤华伸手拿起手帕：“你给写上字了。”

燕云急忙去抢：“我乱画拉的。”

胤华：“这是我姐的手绢。”

燕云：“求求你，等我洗净了再还不行吗！”

胤华：“不行，就这么着吧。”

燕云和胤华抢手帕。

门开了。

王雨山进屋来。

王雨山微笑着：“你俩抢什么好东西。”

胤华忙把手帕塞到沁华的衣袋里：“没抢什么，我给燕云送吃的来了。”

胤华从书包里掏出两个还有热气的白馒头送到燕云的面前。

燕云看到馒头突然就像看到青年女人给小和尚的馒头在地上滚动，他呆住了垂下头：“不。”

王雨山：“燕云”

胤华：“怎么啦，这是刚出屉的。”

燕云慢慢的恢复过来：“昨天那个青年女人给小和尚的就是这样的馒头。”

上课铃响了。响的震耳。

王雨山：“上课去吧。”先走了。

胤华、燕云跟在后面进了教室。

王雨山拿起黑板擦，擦去黑板上的“凤凰涅盘”四个字，又写上“今天的日记”转过身讲课了。

王雨山：“今天的课、“作文”，题目是“今天的日记”要求同学们把你昨天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事情写一篇日记。”

教室们突然被推开了。

随之，进来一个人，高个、长脸腊黄笑眯眯地露出一嘴黑色的牙。穿着县城里不常看到的西服，头戴瓜皮帽。

同学们和王雨山都转过去看这个又土又洋又丑的中年人，他叫王汗山。是王雨山出了五服的堂弟。

王汗山跑上讲台：“大哥，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汗山。”

王雨山想了起来：“原来是你呀，怎么这么个打扮，从哪来。”

王汗山：“都来了一个礼拜了，急着办事没功夫看大哥，你不知道么？我是……。”

王雨山看了一下学生们：“我暂时有事出去会儿，你们做作文吧！”

王雨山转过身：“走，到办公室去。”

王汗山：“不用，就在这说吧，我是县教育局的督学了，大哥不知道！教育局没下令。”

王雨山：“不知道，你不是做买卖去了吗？在东北上大学了！”

王汗山：“大哥，你还不知道，我哪有那个福气，买卖倒是做了几年，想家才回到咱县里混碗饭吃。”

他眯起小眼睛笑起来，眉飞色舞、得意忘形。

王雨山看看学生们：“好吧，咱到办公室说吧。”

王汗山：“大哥，不用，我办点公事，给你的学生训话，迫不及待地挤上讲台，干咳一声“兄弟，我是新来的县督学，给你们训话。”又干咳一声：“本督学，你们好好听着不准说话。”威胁地：“我是来办案的。”

王雨山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出现在严肃神圣的课堂里：“王汗山，你到我们学校办案，跟我到办公室。”

同学们小声的议论起来。

胤华：“他是个疯子吧！”

刘汉杰：“流氓。”

张士英：“看看校长怎么办……”

王汗山：“不许讲话，”又干咳一声：“昨个你们几个学生到大街上捣乱？大闹法场，啊！是不是，

都是谁，站出来叫本督学看看……”

燕云从容地从坐位上站起来：“我上街了看杀人，这事督学也管吗？”

同学们也跟着站起来：“我们都上街了。”

王汗山拍下桌子：“你们起哄，不怕我，本督学是北平派来的，专门收拾你们这些刺头，胆敢当着本督学的面捣乱，我有权开除你们……”

燕云：“请督学先说清楚，我们捣了什么乱？”

王汗山：“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燕云：“我叫燕云。”

胤华：“我也去了，叫李胤华”

同学们齐声喊：“我们都去了。”

课堂里的秩序控制不住了。

王汗山气极败坏，语无论次：“你们大闹法场，还大闹本督学，我今个就要办你们的罪！”

王汗山举着两手求救似的吼叫着，引起了哄堂大笑。

胤华站出来：“我说呀，你是个懵督学，上过学吗？话都不会说半句、快走吧！”

王汗山：“赶我下台，没门！大哥。”

王雨山忍耐着：“同学们静一静，听他讲。”

同学们静下来坐好。

王汗山：“你们看不起我，好大胆子，我要一个一个地看看你们。”

他走下讲台，挨个看，到女同学那里他不走了：“你叫什么名字。”

沁华：“问我的名字干什么！”

王汗山：“别怕。”

沁华：“别说流氓，土匪又能怎么样！”

王汗山：“你叫李沁华。”

沁华：“是又怎么样！”

王汗山：“不错，应该是你！”

王雨山忍耐到了极点，暴发了：“给我滚出去！”

王汗山：“什么，滚出去。”

王雨山：“你这个流氓给我滚出去，不许你在学校里胡闹。”挥动着颤抖的手。

王汗山：“我说大哥，咱们可是弟兄，我来到你这一亩三分地，按理你应该捧捧我，你倒骂起我来了。你不仁，我就不义，我再说一句，你脑袋上的那顶红帽子可还戴着呢。”他甩手踢开门走出学校。

王雨山看着王汗山的背影：“流氓，无赖！”他啪一下关上教室门，平静了片刻走上讲台：“同学们，对不起你们了，我实在没想到这个王汗山、太突然了，太突然了。”两手又激动的抖动起来。控制着：“昨天杀好人，今天又来了个流氓到我学校圣地……”

同学们都离开了坐位走到王雨山身边无声地安慰他。

王雨山：“这个流氓只上过小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打伤了人在村里呆不下去跑到东北倒卖洋货，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咱县的督学呢？真是百思不解呀？”又语重心长地：“同学们，咱可不能光啃书本，还要懂得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幸的时代！”

当天下午。

王汗山神气十足地带着两个警察，抬着一副担架停在院中对着办公室：“出来个人。”

王雨山从办公室走出来：“王汗山，又是你。”

王汗山：“请你问问警察先生吧！”

警察：“是这么回事，我们局里接到一件放火杀人案，和贵校学生有牵连，我们抬着受害人来贵校，查案。”

王雨山：“杀人放火和我们学生有什么牵连？”他指着王汗山：“又是你这个流氓。”

警察：“别急，王校长。”

他把担架上的床单揭开：“杨律师，你起来。”

杨师爷绷带缠着头，眼睛渗出了血迹。王校长，昨晚我家进了土匪，打伤了我的右眼，眼珠子都冒出来了。房子也叫他们点着了。还有他们抢走了我家的东西。这件案子的做案人确实与你校的学生有牵连，你们学校的学生……”

王汗山：“不假吧，就是你们学校的共匪勾结土匪干的，今个我们要拿人。”

警察：“请校长把你们的学生都叫出来，叫杨师爷一个一个的看看。”

王雨山：“用不着，我可以保证我校学生都是品质优良的好学生，没有你们要的人。”

王汗山：“不对吧，有人举报昨个有六七个庄稼人到你们学校来过，请问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敢担保他们不是土匪。”

王雨山：“庄稼人都是土匪？到我们学校里来，就得和学生有勾连，放屁！”

学生们走出教室，胤华怕燕云吃亏把他拉到一边小声的说了几句，推他到后院去了。

警察：“王校长，把学生集合院里叫杨师爷看看不就结了吗？”

王雨山大声地：“都到这边来，叫他们认。”

警察扶着杨师爷走到学生中间挨个的细看：“看好！”

杨师爷：“不像，到我家去的都是小打扮。”

胤华：“你看看我是不是。”

杨师爷：“大侄子，昨晚是你从我家门口过还叫人救火呢，哪能是你。”

王汗山走到学生中间找燕云，迫不及待：“哈哈，那个燕云哪去了，在大街上捣乱的是他，顶撞本督学的也是他，快把他交出来！”

王雨山看了一遍确实不见燕云问王宗一：“燕云哪去了。”

王宗一看到燕云到后院去了：“他脑袋疼，嗓子也哑了，我叫他上街买彭大海去了。”

王汗山：“胡说，他跑了！”

王宗一：“王校长，王富也不在校，不知哪去了。”

刘汉杰：“王督学，你怎么不找王富！”

王汗山：“我知道他，不用找。”

王雨山：“燕云是个好学生，他跑什么等他回来咱们一快到教育局去。”

王汗山：“到警察局。”

王雨山：“学校归教育局管辖，当然要先到教育局，这点知识你这个大督学都不懂。”

王汗山：“通匪要归警察局管。”

王雨山：“警察先生，燕云学生有通匪的证据吗，你们有票吗？”

警察：“这个，还没有。”

王雨山：“即然你们没有证据也没票到警察局行吗？”

警察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地：“那好吧，我们一定要查清这个案子，燕云必须出来做证。”

王雨山：“警察先生，还有你这个大督学，你们无权到我们学校里来抓人，明天连你们局长咱们

一块教育局见！”

同学们蜂拥在王汗山一伙的后面，哈哈大笑。

晚饭后，学生宿舍内。

王雨山、刘汉杰、王宗一、张士英、沁华、胤华还有燕云等围坐在一起。

燕云：“王老师，明天我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胤华：“那可不行，你不知道到了警察局不死也得脱层皮，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你个半死，你跟谁去说理！”

张士英：“何苦去吃那个眼前亏呢！”

刘汉杰：“我看，他们非出口气不行，明来，不行，晚上来赌咱们的被窝。”

胤华：“是，他们什么坏事都干。”

王雨山：“说的有理，下黑手是他们常干的，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燕云，今天不能在宿舍，以防万一。”

张士英：“燕云，到哪去。”

胤华：“我们家西院有个小屋，咱俩攒一个被窝行不。”他先笑了。

王雨山：“行，你爸当过警察局长，他想不到燕云会到你家去。”

王宗一：“他们也不敢去。”

王雨山：“想不透他们为什么对燕云那么大劲！奇怪。”

教育局院里。

西厢督学宿舍，王汗山的住屋内，王汗山和两名警察、杨师爷正在喝酒。

杨师爷：“我是堂堂的大律师啊，怎么能跟你们到学校里抓人！”

王汗山：“不是没叫你白去吗！”

杨师爷：“我是街面上的人，能不要面子吗！”

王汗山：“要是那个小子在场不就结了吗！”

杨师爷：“在场也抓不了！”

王汗山：“就说他是共匪勾通土匪。”

杨师爷：“人家跟你要证！”

王汗山：“黄根生不就是人证吗？”

杨师爷：“黄根生的口供在哪！”

警察：“王先生，要是有了证早就抓了，咱们警察到场就是吓唬吓唬他们，说错一句就得叫人家咬住。”

杨师爷：“我说王先生，这可不是东三省，由你。你对也是对的，不对也是对的，绝对对是对的。这还没叫日本人占了呢！”

王汗山：“这也是在日本人的裤裆底下，我王汗山就要说了算，底牌不是亮给了你吗，有日本的飞机大炮我们怕什么！”

杨师爷：“恕我直言，你一个人拍拍屁股走了，我们还有家。”

王汗山：“放心吧，不管你们跟我姓王的到哪，薪水都照发不误，别叽叽了，说点真格的吧！”

杨师爷：“我还是那句话，抓燕云。一举两得，我要的凶手跑不了，你王先生要的美人能到手。”

王汗山：“真的”

杨师爷：“没错，学校里有我的眼线。”

警察：“你说的真够神的。”

杨师爷：“你不知道，那个回家的局长的二千金和燕云好，想得到她就得除掉他。王先生，你好好想想，我是专门给人家出主意解闷的。”他刚要自鸣得意的大笑，“哎哟”一声捂住了那只眼。

王汗山：“又疼啦。”掏出个小纸包：“来，把他抽了。”他拿出一支烟在桌上碾碾把白面放里面递给杨师爷，划了一根洋火给他点着，杨师爷嘶的一声吸进停住气。

杨师爷轻松的吐出一口白色的烟雾舒服地：“把他一抓，关进局子里一顿毒打，把案子拖下来。王先生不就有时间了吗！这就叫一石二鸟。”

警察：“杨师爷，你真够歹毒的，要不没儿子。”

杨师爷：“有钱花，有肉吃，有酒喝，要儿子干什么。”

刘汉杰、张士英、王宗一几个同学把燕云他们送到胤华家。

胤华家，西小院。

胤华：“姐，你先去弄饭，我带燕云到西院去。”他们到了西跨院打开西屋门就是胤华的小屋，点上灯：“我去吃饭，我姐一会就来陪你。”做个鬼脸到东院去了。

胤华妈：“你们俩呀，真叫人费神，什么时候了才回家。”

胤华：“妈，我饿了。”

胤华妈：“不饿还不回家呢。”

沁华：“饭菜在我屋呢。”

胤华：“燕云在那边等你呢，先过去陪陪他。”又要个鬼脸。

沁华微笑：“我先过去了。”轻盈盈地出了房门往西院跑去。推开门站在屋中间。

燕云正在看郭沫若的长诗《女神》听到门声，转过身正碰到沁华的那对大眼睛注视着他。

燕云：“吃好啦。”

沁华：“胤华叫我来陪你。”她坐在椅子上：“你的眼睛都肿了。”

燕云不好意思地：“你们真好。”腼腆地低下头。

沁华：“为了防备坏人的暗算，到我们家来住几天我们欢迎你。”又接着说：“今天的事我都看在眼里，也印在心上，好人就得受坏人的！这难道是命里注定了的！”

燕云：“我不信命，可我又想不明白，所以我就哭，哭天、哭地、哭我失去的朋友，哭好像能驱散我心中的苦闷。”

沁华：“咱以后不哭了行吗，我看你哭的那么伤心……”

燕云：“今天王汗山说了哭也是犯罪。”

沁华笑起来：“不对，他们那是外强中干黔驴技穷。咱越哭他才越高兴呢。”

燕云：“沁华，我觉得我……又傻又蠢。”

沁华断然地：“你勇敢，敢在大街上拦住杀人的去路和你的朋友告别，这是向恶势力挑战。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性格……”她突然觉得说走了嘴，脸变得绯红低下头。

燕云没想到沁华女同学能说出这样激昂动人的话语：“哭不是懦弱的表现吗。”

沁华：“有些人连哭都不敢，把眼泪往肚里流，那才是弱者呢。但我不愿看到你老哭。”

燕云：“等毕了业当了教师只会教孩子们哭。”

沁华：“不是的！”她掏出手绢念道：“谁能让我这块云，变成急风暴雨，奔驰在家乡的上空冲向冷酷、黑暗、腥秽把大地洗净！”读完：“写的多好啊，我……。”

燕云没想到手绢在沁华的手中，他慌乱了：“这……”

沁华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个有抱负的青年。”

燕云惶恐地不知如何回答：“把你的手绢弄脏了，实在对不起，我上街买个还你。”

沁华格格地笑起来：“不用了。”

燕云：“要不我把上面的字洗掉。”

沁华：“洗不掉了。”又笑起来。

胤华推门进了屋：“姐，你怎么这么高兴。”

沁华：“深更半夜的你嚷嚷什么，不怕叫外面听见。”

胤华：“外面黑云密布、雷声隆隆谁来听咱们说话。”

沁华细听远处有雷声：“春雷。”大雨点打在窗上。

燕云：“百姓们正等雨那。”

胤华：“春雨贵如油是不是。”

燕云：“庄稼人盼下雨，盼个好收成，可到年底还是两手空空。”

胤华：“你俩在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啊！”

燕云：“慷慨激昂有什么用，在阴云密布的黑夜，眼前一点亮都没有。”

胤华玩笑地：“那只好哀伤了是不是。”

沁华：“雨下起来了，刘汉杰、王宗一、张士英他们非挨淋不可。”

简师校内：

王宗一、刘汉杰、张士英身上全被雨水浇透跑着回到学校，一进校门正碰上校友从门房里悄悄地走出来，凑到王宗一耳边。

校友：“刚才进去三个人，我当是你们回来了。”他指一下往后院去的黑影：“就是他们。”

王宗一小声地：“你快去报告校长。”转身对刘汉杰：“走，抓住他们。”往后院跑去。

王汗山和两个警察正在宿舍窗外窥探：“看不清楚。”

警察：“打手电。”

刘汉杰大喊：“有贼！”他猛扑抱住王汗山。

宿舍内的同学们惊醒，穿着裤衩光着脚跑出来：“打、打”一齐拥上来。

王宗一抱住一警察大喊：“快，不要叫他们跑了。”

十几个同学一齐动手打起来。

张士英和另一个警察打在一起，张士英滑倒，警察向前院跑出去。

张士英：“跑了一个快追。”

两个同学追了上去。

王雨山从前院跑过来：“什么人！”

张士英：“三个贼。”

三个人被打翻在地。

王汗山喊着求饶：“别打了，是我，我是王汗山，督学。”

王雨山：“起来。”

三个人落汤鸡似的站在院中搭拉着脑袋。

王雨山：“王汗山，又是你，半夜三更的来学生宿舍干什么？”

王宗一：“非偷即盗。”

刘汉杰捡起王汗山丢在地上的电筒打亮，照在王汗山的脸上：“督学大人，你想绑架，还是小偷。”

同学们哄地大笑起来，“督学大人原来是个土匪小偷啊！失敬了土匪小偷大人。”又是一阵

哄笑。

王雨山：“同学们都回屋睡觉吧，别凉着。”

学生们边笑边喊：“土匪督学加小偷多少份量”，“半斤八两。”

王汗山：“你们等着，没完。”狼狼溜出了学校。

胤华的小屋内。

胤华：“你们犯的什么病，我不在的时候你俩又说又笑，我一进来闹起来了，那好，我走。”

燕云忙拉住他：“不叫你走。”把手里拿的书掉在地上。

胤华：“你看什么书？”他捡起：“这是我的。”

沁华：“给我瞧瞧。”从胤华手里夺过来，“这是我的女神，什么时候变成了你的了”。

胤华：“对不起二小姐，我记错了，什么内容。”

沁华：“这本书是郭沫若的作品，里面有女神，胤凰涅槃，还有……”

胤华：“就是王老师讲的那篇胤凰涅槃长诗吗！”

燕云：“是。”

胤华略加思考：“咱们仨一块玩吧念念凤凰涅槃哪！越读越觉得就是写的咱们今天面临的现实！”

沁华：“它能消愁吗！”

胤华：“能，咱仨演三个吧。燕云你当风，姐你当凰，我当公鸡行不。”他学着公鸡叫，把燕云、沁华都逗笑了。“开始，燕云，你先读。”

燕云把书从沁华的手中接过来，腼腆的看着沁华：“行吗！”

沁华：“什么行不行开始！”

燕云学着王雨山的声调朗颂起来……（画外音）

除夕将近的空中，

飞来飞去的一对凤凰，

唱着哀哀的歌声飞去，

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丹穴山上。胤华：“停，接唱风歌。”

燕云：（画外音）

即……！

“ ” “ ”……！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

宇宙呀，宇宙……

你为什么存在，

你从哪里来，

你坐在哪儿……

昂首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问海，海正扬声而呜泣……